

國家圖書館



004636805



列

勃

赫

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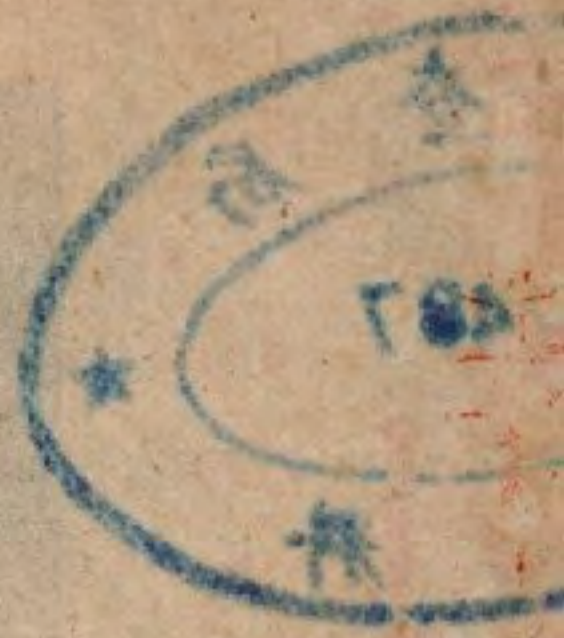
爾

赫



格 羅 斯 曼 著

出 東 新 華 書 店 出 版



內政部調查局資料室

分類號 679.55

著者號 913

登錄號 7602c.1

葛 洛 斯 曼

特 烈 勃 林 卡 地 獄



山 東 新 華 書 店 出 版

一 九 四 六 年 四 月

## 目次

- 一 特烈勃林卡
- 二 第一號勞動營
- 三 『死亡列車』
- 四 可疑的車站
- 五 『到「浴室」去！』
- 六 女人的頭髮
- 七 『收銀處』
- 八 『一去不返之路』
- 九 美麗的石頭建築——『浴室』
- 十 『這裏安睡着人』
- 十一 特烈勃林卡大工廠的設備
- 十二 特烈勃林卡大工廠的工作過程
- 十三 毀屍滅跡
- 十四 SS 式的幽默
- 十五 瘋狂的暴動
- 十六 懸吊遺跡
- 十七 人種論所產生的結果是什麼？

880.6  
8635  
35

## 一 特烈勃林卡

從華沙沿西布格河向東蜿蜒着砂地和沼澤，聳立着濃密的松林和闊葉樹林。這些地方荒涼而陰沉，村莊稀稀落落。步行的和乘車的人都避免走這些狹窄的砂道，在那裏腳要陷下去，車輪要齊軸陷入深砂中。

在這裏西德里茨鐵路支綫上，有一個偏僻的小車站，叫特烈勃林卡（Treblinka），離華沙六十多公里，離瑪爾基尼葉車站不遠。瑪爾基尼葉是來自華沙、貝洛斯托克、西德里茨、勞姆霞等地的各鐵路的交叉點。

在一九四二年被送到特烈勃林卡來的人中間，有許許多人在承平時代是曾經經過這裏的，他們以圓散的視線

國家圖書館



004636805

• 1 •

目隨着這寂寥的景色——松樹、砂、砂、又是松樹、長青灌木、乾燥的灌木林、陰鬱的車站建築、鐵路綫的交叉……或者，旅客底百無聊賴的視線一瞥間發現有一條單軌的支綫從車站出發，在緊密地包圍着他的松樹中間通往樹林裏去。這條支綫通到一個採砂場，那裏是採取工業建築和城市建築所用的白砂的。

採砂場離開車站有四公里之遙，位在一塊空地上，四面被松林圍繞着。這裏的土壤貧瘠而瘠薄，農民也不去耕種它。空地因此仍舊是空地。地上有的地方蓋着蘚苔，有的地方聳立着瘦小的松樹。間或飛過一隻烏鴉或是斑斕的、有冠毛的戴勝鳥。這塊貧瘠的空地被德國 SS 隊司令亨利·希姆萊選中和贊同用來造一個全世界的屠場；這樣的屠場是人類從太初野蠻時代直到殘酷的現代所從未知道的。不錯，大概連宇宙也從未知道過這樣的屠場。這裏設立了一所凌駕於薩比布爾，瑪依達納克，碧里席茨，奧斯維棲姆各地底屠場之上的 SS 隊的總屠場。

特烈勃林卡有兩所營：一所是第一號勞動營，這裏有許多不同國籍的囚犯在裏面工作，主要的是波蘭人，還有一所是猶太營，是第二號營。

## 二 第一號勞動營

第一號營——勞動營或是科罰營——就在採砂場附

近，離森林邊不遠。這是一所普通的營，這樣的營蓋世太保曾在東方佔領區內設立了成千成萬所。這一個營是在一九四二年產生的。在這營裏，相當完整地共存着那些給希特勒政權底可怕的鏡子照映得歪曲不堪的德國式的特點。病人在病前體驗到的思想和情感便是這樣醜惡和歪曲地反映於熱病譫語中的。處在精神錯亂狀態之下的瘋人，在自己的行動中便是這樣歪曲正常的人底行爲和思想的邏輯的。罪人在下手的時候，在用鎚子打擊犧牲者的鼻梁時便是這樣將熟練的習慣——將鎚工的銳利的目光和他運用鎚子的方法——和非人的冷血聯合在一塊的。

節儉，精確，慎重，潔癖，——許多德國人所固有的這一切特點都不是壞的。把它們放在農業上面，放在工業上面，都能產生出自己的效果。而希特勒主義却把這些特點放在反對人類的罪行上面，SS隊（譯者註：SS是衝鋒隊，是德國法西斯的武裝之一。）在波蘭勞動營中所做的工作好像是在做培植菜花或是馬鈴薯的工作一般。

營的廣場切成許多正方形，營房築得整整齊齊，像用尺劃成的，小路的周圍植着白樺樹，上面撒着細砂，裏面鑿了幾個飼畜泔水家禽的三和土水池，幾個有着方便的台級的濯衣池，許多供全體德國人員用的下房——模範的烘麵包所，理髮所，汽車間，裝着玻璃球的汽油爐，倉庫。瑪依達納克地方的盧勃林營，大致也是按照

這同樣的原則設立的，——裏面有小花園，有烹飪用的爐子，有三和土的道路，又按照同樣的原則，在東波蘭設立了幾十所其他的勞動營，蓋世太保和 SS 隊預備在那裏着實地、長久的住定下來。在這些營的組織裏面，反映出了德國人的精確、斤斤較量、過分拘泥於守秩序等等的特點，還有德國人喜歡時刻表和把一切最瑣屑的細節都籌劃到的計劃的癖好。

進勞動營的期限有時非常短——四、五、六個月。送到這裏來的是些違反總督法令的波蘭人，而所謂違法，通常總是並不重大的，因為案情重大的就不進勞動營，而要立刻處死了。告密、中傷、在街上偶然不留心所說的話、輸送工作不力、拒絕把運貨馬車或是馬匹交給德國人、拒絕 SS 隊員求愛的少女的無禮行動、甚至並不是在工廠裏怠工而祇是有怠工可能的嫌疑而已，——這一切把成千成萬的波蘭工人、農民、知識份子、男人和少女、老人和未成年者、家庭中的母親都帶到科罰營裏去了。進過這營的人一共將近有五萬人。猶太人祇有逢到下列情形才送進勞動營：假如他們是下列特出而著名的好手——麵包匠，靴匠，紅木工匠，石匠，裁縫等。這裏面有形形式式的許多作場，其中有以安樂椅、桌子、椅子等供應德軍司令部的充實的傢具作場。

第一號營存在於一九四一年的秋季到一九四四年六月二十三日。當囚犯們已經聽到隱隱約約的蘇聯砲隊的砲聲時，這一個營就被完全肅清了……



六月二十三日一清早，警察和 S S 隊員們痛飲了一頓燒酒，提了提精神，開始去肅清這一個營。到傍晚，所有的囚犯都被殺死，殺死之後，就埋在地下。祇有華沙的一個木匠馬克斯·李維特能死裏逃生，他被打傷了，在他底同志們底屍體底下躺到天黑，便爬到樹林裏去。他講述，他怎樣的躺在坑穴裏聽三十個男孩子在槍斃之前引吭高歌『祖國進行曲』，聽見其中一個男孩怎樣的呼喊：『史大林會向你們復仇的，』聽見男孩們底領袖——集中營裏的寵兒萊勃——怎樣的在排砲射擊後跌到坑穴裏，倒在他身上之後，又抬起身來請求道：『警察老爺，沒有打中，請老爺再放一下，再放一下。』

現在可以詳詳細細地講講這所勞動營裏面的德國式的秩序了，——有幾十個當時從第一號營裏逃走出來和被放出來的波蘭男女的證人在他們詳細的隨述中講到勞動營裏的法律。我們知道採砂場裏的工作情形，我們知道怎樣把做不完規定工作的人們從懸崖上扔到萬丈深坑裏去，我們知道規定的膳食：一七〇——二〇〇公分麵包和一公升也算叫做湯的殘羹，我們知道有餓死的人，有用獨輪車運到鐵絲網外去一齊射死的渾身發腫的人，我們知道德國人所舉行的野蠻而荒淫的宴會，知道他們怎樣強姦了少女而又就地射殺他們底身不由己的情婦，怎樣把人從六公尺的高處扔下去，一羣醉鬼怎樣在夜裏從營房裏捉去十個到十五個囚人，開始從容不迫地在他們身上實驗殺人的方法，射擊死囚們底心、後腦、眼睛

、嘴、頰頰各部。我們知道營裏的這些S S隊員底姓名，他們底性格、特質——我們知道營主任荷蘭籍德國人璜·愛伊本是一個殺人不眨眼的魔王和荒淫無度的登徒子，愛好駿馬和馳騁，我們知道有一個結實而年輕的司徒姆普費，每逢他殺死隨便那一個囚人或是在他面前執行死刑時，他便忍不住要大笑一陣。他底綽號叫『笑的死神』。馬克斯·李維特最後一次聽見他笑是在這一年六月廿三日，——那一次是警察們奉了司徒姆普費的命令槍斃一些男孩子。李維特這時被射得半死半活的躺在坑穴底上。我們知道有一個從奧地薩來的獨眼德國人司維吉爾斯基，渾號叫『鎚王』。他被認為是『硬傢伙』殺人的無敵專家，他在幾分鐘內用鎚子擊斃了五十個從八歲到十三歲的孩子，這些孩子是被認為對工作毫無用處的人。我們知道有一個瘦瘠的、像吉卜賽人的S S隊員普萊費，綽號叫『老普萊費』，神色陰鬱而不喜歡說話。他是這樣消愁解悶的，他坐在營裏的污水潭上，窺伺偷偷地走來偷吃馬鈴薯皮的囚人，捉住了，就逼他們張開嘴，然後便放槍朝他們張開的嘴裏打進去。

我們知道殺人專家許華爾察和李台凱底大名。他們以射擊那些在薄暮時工作回來的囚人們來自娛，每天總要殺死二十、三十或四十個人。

這一切生物，身上連一點點人性都沒有。他們底歪曲畸形的頭腦、心地、靈魂、談吐、行爲、習慣，活像一幅可怕的漫畫，會令人想起是平時的特點、思想、情

感、習慣和行爲。營裏的秩序，殺人的文書記錄，對於那種有點像德國大學高級學生中間流行的酗酒好鬥的玩笑似的可怖的玩笑的愛好，在血池中合唱的感傷主義的歌曲，他們在死囚們面前不斷地所說的話，他們底教訓和精確地印在專門小冊子上的虔敬的格言，——這一切都是由德國傳統所有的下列種種胎胚之中發育成的可怖的毒龍和爬蟲：極端的愛國主義，驕橫傲慢、利己主義、夜郎自大的過分自信、對於自己小窠泊拘泥而垂涎的担心和對於一切生物的命運冷酷而漠然的鐵石心腸、那種認爲德國的科學、音樂、詩歌、語言、草地、馬桶、天空、啤酒、房屋都凌駕於全世界之上的那種狂妄而愚蠢的信念等等。這些人底罪惡和可怕的罪行是由德國國家的特質之中產生出來的。

這個像是具體而微的瑪依達納克的營就是這樣生活的，因此你會以爲世界上沒有更可怕的地方了。可是住在第一號營裏的人却非常熟悉，知道有一個地方比起他們底營來更可怕，一百倍的可怕。

### 三 「死亡列車」

一九四二年五月，德國人在離勞動營三公里的地方着手建設猶太營——死營。建設是以迅速的節拍進行的，有一千多工人在裏面工作。在這個營裏面，沒有一樣是爲生而設備，一切都是爲死而設備的。這個營，按照

希姆萊的計劃，是應該非常機密的，——一個人也不應該讓他活着從裏面出來。一個人也不許走近這個營。一公里外偶然通過的人便會不~~不~~得到警告而就被開槍射擊。德國空軍的飛機也禁止在這區域上空飛行。列車沿着鐵路支綫的特別分綫送來的犧牲者到了最後一分鐘也不會知道他們將遭遇到的命運。連護送列車的衛兵也不許進入營的內垣。當車廂駛近~~下~~就由營內的SS隊員來~~擔~~當衛兵。普通由六十節車廂組成的列車在營前的樹林中分爲三段，車頭便每二十節一次挨次把車廂送到營裏的月台旁去。車頭在後面推着車廂開去，停在鐵絲網旁邊，——這樣，無論是機師，無論是火夫，都越不過營的境界了。等車輛卸清之後，SS隊的值班的下士使用警笛召喚等待在二百公尺之外的新的二十節車。等所有六十節車全部都卸清的時候，營司令部方面便打電話去向站上召來新的列車，而卸清的列車則沿着支綫向前開往採砂場去，在那裏裝了砂而開到特烈勃林卡、瑪爾吉尼葉車站時已經是載了新的貨物了。

這是特烈勃林卡位置便利的地方：載着犧牲者的列車可以從東、西、南、北四方開到這裏來。從波蘭城市華沙、曼特席塞茨、欽斯托霍伏、西德里茨、拉多姆、從勞姆霞、貝洛斯托克、格洛德諾、和白俄羅斯的許多城市，從德國、捷克斯洛伐克、奧地利、保加利亞，從貝薩拉比亞都有列車開來。

在十三個月中間，不斷有列車開到特烈勃林卡來，

每列車有六十節車廂，每節車廂上用粉筆寫着150—180—200的數目字。這數目字是表明車廂裏面所載的人數的。鐵路員工和農民們曾經偷偷地計算過這些列車。胡爾卡村（離營最近的居民點）裏的農民，六十二歲的卡齊米爾·斯卡爾辛斯基對我說，有些日子——單是沿着一條西德里茨支線便有六列火車經過胡爾卡，這十三個月來，幾乎沒有一天沒有一列火車馳過。而西德里茨支線還不過是供應特烈勃林卡的四條鐵路之一。有一個修路工人，叫劉婁安·楚考華，是被德國人動員來在那從特烈勃林卡通到第二號營的支綫上工作的。據他說，從一九四二年六月十五日到一九四三年八月爲止，在他這一個工作期間，每天沿着那從特烈勃林卡分出來的支綫而開往營裏去的火車有一列至三列之多。每列火車有六十節車廂，每節車廂裏總不止有一百五十人。這樣的證據我們蒐集了好幾十個。我們即使把那些證人所述的開往特烈勃林卡的列車的數目約略減少兩倍，那末十三個月來載到這裏來的人數仍舊大約有三百萬之譜。但是我們却仍舊回到這個數目字上來了。

這營築有外垣、貯藏國庫什物的倉庫，月台和其他補助性的場所，但是所佔面積很小：780×600方公尺。如果你一剎那懷疑那載到這裏來的幾百萬人的命運，如果你一剎那假定德國人並沒有在他們一達到時便殺死這些人，那末就有問題了，那末他們這些能够組成一個小國或是組成歐洲一個大京城的居民的人到底到那裏去了

呢？十三個月——三百九十六天——以來，列車總是裝着砂或是空着開出去，而抵達第二號營的人們中間却沒有一個人回去。現在到了提出一個可怖的問題的時候了：『該隱，你帶到這裏來的那些人，現在在那裏？』（譯者註：『舊約』『創世紀』：該隱殺其弟亞伯後，上帝問他道：『你兄弟亞伯在那裏？』）

法西斯主義沒有能夠將他們罪大惡極的罪行保持祕密。但是完全並不是因為有幾千人不自由地做了證人的關係。確信不會有報應的希特勒是在一九四二年夏季——在法西斯軍隊獲得最大成功的時期——採取消滅幾百萬無辜者的決定的。現在可以證明，德國人進行殺戮的主要的數字是在一九四二年。確信不會有報應的法西斯黨徒顯示了他們的特長。噫，如果阿道爾夫·希特勒戰勝了的話，他是會把一切罪行的痕跡都掩飾得乾乾淨淨的，他是會強逼所有的證人閉嘴不說的，——不管他們是幾萬而不是幾千。他們中間便沒有一個人會說一句話。現在不由得又要向那一些人低首致敬了，這些人在一九四二年秋季，正當全世界（現在是如此的喧嘩熱鬧和高奏凱歌）沉默的時候，在史大林格勒的伏爾加河岸的峭壁上向那背後沸騰着無辜者的血河的德國軍隊進行苦戰。紅軍——這才是阻止希姆萊保守特烈勃林卡底祕密的人！

現在證人們開口了，石頭和土地號泣了。現在在全世界的社會公道面前，在人類的眼睛面前，我們也可以

挨着順序一步一步地在特烈勃林卡地獄中巡禮一周。這一個地獄，以但丁的地獄與之一比，那後者不過是撒旦的無害而又無聊的遊戲了。

下面所寫的一切，都是按照活着的證人們的陳述，按照從這營第一天成立起到一九四三年八月二日（這一天死囚們舉行暴動和放火燒燬死營而逃到林中去）為止的時間中一直在特烈勃林卡做工的人們底口述，按照被捕的警察的口供等等所組成的。這些警察逐字證實並且在許多地方補充了證人們底故事。我親眼看見過這些人，而且和他們作過長久而詳細的談話，他們底書面供詞放在我前面的桌子上——所有這一切從各種不同的來源所得到的無數證據，從描寫司令的狗布里底癖好開始一直到殺戮犧牲者的技術方法和機器化屠場的設備的故事為止，在一切細節上都很符合。

讓我們在特烈勃林卡地獄巡禮一周吧！

用火車載到特烈勃林卡去的是些什麼人呢？主要的是猶太人，其次是波蘭人，吉布賽人。到一九四二年春天，所有波蘭、德國、白俄羅斯西部各區的猶太居民都被驅逐到猶太區去。這些猶太區裏面——華沙、拉多姆、欽斯托霍伏、盧勃林、貝洛斯托克、格洛特諾和其他好幾十個較小的城市的猶太區裏面，聚集了幾百萬猶太人——其中有工人、手藝人、醫生、教授、建築師、工程師、教員、藝術工作者和不是以勞動為職業的人，他們都帶着家眷、父母、妻子、兒女。華沙有一個猶太區

裏面，有將近五萬人。顯而易見，這種囚禁在猶太區內的方法是希特勒消滅猶太人計劃的第一步。一九四二年夏季正是法西斯主義在軍事上獲得成功的當兒，這一個時候被認為是適宜於實行第二步消滅肉體的計劃的時機。我們知道，希姆萊曾經在這時來到華沙，發出了相應的命令。準備特烈勃林卡屠場的工作日夜進行着。七月裏，最初的列車已經從華沙和欽斯托霍伏開往特烈勃林卡來了。人們得到通知，說是將他們送到烏克蘭去操作農事的。准許隨身攜帶二十公斤的行李和食物。有許多場合，德國人並且強迫他們的犧牲者購買往『奧勃爾·瑪依當』的火車票。這是德國人稱呼特烈勃林卡的假定的名字。這是因為關於恐怖地的謠言迅速地傳遍了全波蘭，所以『特烈勃林卡』這個字，在把人裝到列車裏去的時候，對於 SS 隊員是已經不存在了。在將人裝進列車時的態度已經不會使人懷疑到乘客們所將遭受到的命運。塞在貨車裏的人總不止一百五十個人，普通是一百八十到二百。路程有時要延長到兩三天，一路上囚人們都得不到水喝。口渴的痛苦是那麼厲害，以致人們祇得喝自己的小便。衛兵們給一口水要取費波蘭貨幣一百元，而且他們錢拿到手之後，普通總是不給水的。人們在火車裏，互相擠壓着，有時甚至站着。每節車廂裏，尤其在窒息的夏天，到旅行的終點的時候，常常要死上好幾個老人和生重病的人。因為一直到旅行的終點，車門一次都不打開的，所以屍體開始腐爛，毒化了車廂裏的



空氣。夜間祇要有人燃點一枝火柴，衛兵便要向車廂的板壁放槍射擊。據理髮師亞伯拉姆·康恩講，衛兵向車廂板壁開槍的結果，使他那一節車裏許多人受傷，五個人被射死。

從西歐各國——法蘭西、保加利亞、奧地利等等——駛到特烈勃林卡來的火車的情景是完全不同的。這裏的人，關於特烈勃林卡一無所聞，直到最後一分鐘，他們還相信是把他們運來做工的，加之德國人還用種種方法把移民們將過的新生活底舒適和美滿說得天花亂墜。有些列車所載的人，他們還深信是把他們送到國外，送到中立國去的，他們化了很大的代價向德國政府取得出國證和外國的護照。

有一次，有一列載着加拿大、美洲、奧洲的公民的火車抵達特烈勃林卡，這些人是因爲戰事發生而阻留在歐洲和波蘭的。經過了好久的奔走和付了大量的賄賂之後，他們才獲得往中立國去的許可。所有從歐洲各國開來的火車上都沒有衛兵，祇有普通爲客服務的侍者，在這許多火車裏都有臥車和餐車。乘客們帶着笨大的箱子，大量的食物。乘客的孩子們在中途的車站上跑出來詢問奧勃爾。瑪依當就快到嗎？

偶而也有載着吉布賽人的列車，從貝薩拉比亞和其他各個區域開來。有幾次開到的火車裏裝載着年輕的波蘭人——參加暴動和游擊隊的農民和工人。

知道死亡即將逼臨而在極度的苦痛中去赴死；或是

對於死亡完全不知不覺，當從安穩的火車的窗口向外窺望的時候，德國人却已經從特烈勃林卡站打電話到營中去報告火車抵達和車中所載的人數了，——在這兩種情形中，那一種比較可怕，這是很難說的。

## 四 可疑的車站

爲了最後一次欺騙從歐洲來的人們，死營裏的鐵路的盡頭處佈置得像一座旅客車站。順着次序在那旁邊卸清乘客的二十節車廂的月台上聳立着一所大廈，裏面有售票處，有行李間，有食堂；到處有『赴貝洛斯托克，此處上車』，『到巴朗諾維奇，此處上車』，『到伏爾考微斯克，此處上車』等等的箭頭。列車抵站時，車站上有樂隊奏樂，樂師都是衣冠楚楚。穿着鐵路職工制服的守門人向乘客收票，讓他們到廣場上去。三四千個負荷着囊袋和箱子的人，扶着老人和病人，走到這個廣場上去。母親們手中抱着孩子，大點的孩子緊依着父母，探究地環顧着廣場。這個被幾百萬隻人足所踐踏過的廣場上有一種驚惶而可怕的空氣。人們尖銳的視線迅速地捉住了令人驚惶的小東西。在匆促之間打掃好的地上，——顯然是在這羣人出火車之前幾分鐘裏打掃起來的，——可以看到掉下來的東西：包衣服的小包袱，打開的箱篋，修面用的刷子，瑛瑯的小鍋子。它們怎麼會掉到這裏來的？鐵道爲什麼忽然在月台外面終止了，爲什麼

長着黃草，爲什麼展孫着三公尺高的鐵絲網？往貝洛新托克、西德里茨、華沙、伏爾考微司克去的鐵路在那裏呢？新的警察環顧着整理領帶的男子、整齊的老婦人、穿着水手裝短上衣的男孩子、在這次旅行中設法將衣服保持得很整潔的身材苗條的少女、愛戀地整理着自己嬰兒所蓋的小被的年青的母親，他們看着這種種人，爲什麼要那樣地竊笑呢？所有這些穿黑制服的警察和 S 隊 S 的下級士官都像是趕牲口進屠場的人。在他們看來，新到的人都不是活人。看着怕羞、愛戀、恐怖、擔心親人、擔心東西的表現，他們忍不住微笑了。母親們貞備跑得離開她幾步的孩子，給他們拉拉上衣，男子們用手帕擦擦前額，點了香煙吸起煙來，少女們當一陣風吹來時，便整整頭髮和驚恐地揪住裙子等等，這種種情形使他們看了都覺得很好笑。老頭子們努力想在小箱子上坐一會，有些人腋下挾着書，病人們包着頭頸，這也使他們看了覺得好笑。每天通過特烈勃林卡的人有到二萬人之多。車站裏走出六七千人的那些日子更算是空閒的日子。廣場每天總有四五次要給擠滿了人。所有這幾千、幾萬、幾十萬人，他們底探問的駭懼的眼睛，所有這些老老少少的臉，黑鬚髮的和金髮的美人，彎腰曲背的和禿頂的老者，靦腆的未成年者——所有的這一切融合在一個合一的水流中，這水流將理知、人類的非凡的學術、少女的愛情、兒童的疑惑、老人底咳嗽、人類的心都吞食掉了。

新到的人們也戰慄地感到這個抑制着的、躊躇滿志的、嘲弄的目光底可異，這是優勝的活的畜牲朝着死人看的神氣。

在這短短的一剎那間，走上廣場的人們又捉住了一些不可了解而引起恐慌不安的小東西。

那邊六公尺高的巨大的鐵絲牆壁上密密層層地遮着開始發黃的松枝和寢坡，鐵絲牆壁後面是什麼東西呢？那些填着棉花的、五顏六色的、綢的和布的被頭也使人感到驚慌不安，這令人想起是那些到這裏來的人們底臥具裏面的被頭。這怎麼會跑到這裏來的呢？誰把它們搬來的呢？他們——這些被頭的主人又在那裏呢？爲什麼他們不再需要被頭了呢？這些縛着天藍帶子的人們又是誰呢？最近再三考慮過的一切——驚慌，暗地裏傳來的謠言都令人想起來了。不，不，這不會的。於是人們就驅除這可怕的念頭。廣場上的驚慌繼續了一會，或許是兩三分鐘，在所有來到的人完全走到廣場上之前的當兒。走出來的時候永遠是有就攔的：每一羣人裏都有殘廢的人，跛足的人，年老的人和連腳都幾乎移不大動的病人。

## 五 『到「浴室」去！』

可是現在大家都在廣場上了。有一個SS隊的下級士官響亮地，一個字一個字地、清清楚楚地叫來到的人

們把什物留在廣場上，到浴室裏去，隨身只可以帶私人文件，貴重物品和盛盥洗用具的最小的小包。站着的人們產生了幾十個問題：拿不拿內衣呢？可不可以解開包袱呢？堆在廣場上的東西會不會攪亂呢？會不會遺失呢？可是有一種奇異的力量逼得他們默默無言地急急忙忙跨着脚步，也不發問，也不環顧地向那用樹枝偽裝着的六公尺高的鐵絲牆壁裏的通道走去。他們走過像刺蝟似矗立着的防坦克柱，走過三人高的高聳的鐵絲網，走穿三公尺深的防坦克壕，重新又走過一團團扔在那裏的細鋼絲網，奔跑的人底脚絆在上面，像蒼蠅的脚絆在蜘蛛網上，重新又走過好幾公尺高的鐵絲網的牆壁。一種恐怖的感覺——注定遭劫的感覺，孤立無援的感覺——控制着他們：使他們既不能逃跑，又不能回去，又不能搏鬥，——大口徑機關槍的槍口從低矮而堅實的木砲塔上朝他們看着。喊救命嗎？但是周圍都是拿自動槍、手榴彈、手槍的SS隊員和警察。他們是權威。他們手裏有坦克、空軍、土地、城市、天空、鐵道、法律、報紙、無線電。全世界都沉默着，都被那一夥奪到政權的褐色盜黨壓迫着、奴役着。倫敦沉默着，紐約也沉默着。祇有在幾千公里之外某處有蘇聯砲隊在遙遠的伏爾加河岸上怒吼，頑強地報告着俄羅斯人民爲自由作殊死戰的偉大的意志，驚動地號召全世界各民族來作戰。

車站前面的廣場上有一百個縛着天藍帶子的工人默默無言地、迅速而熟練地解開包袱，打開籃子和箱子，

除下帆布囊上的皮帶。對剛到的一羣人所留下的什物進行分類和評價的工作。當心地裝好的縫紉用具、綫團、孩子頑的兔子、襯衫、被單、緊身短衣、小刀、修面用具、一束一束的信、照片、抵針、香水瓶、鏡子、小帽子、便鞋、用棉被縫就以備嚴寒時用的氈靴、女鞋、襪子、花邊、睡衣、一包一包奶油、咖啡、一罐一罐可可、祈禱穿的衣服、燭台、書籍、乾麵包、提琴、兒童積木等等都飛到地上去。要在算好的時間內把這成千上萬的東西全部加以分類、評價，一部分選出來送到德國去，另一部分次等的、舊的、補過的則拿去焚化，做這種工作是需要有資格的。工人要是將一隻舊的厚紙箱子誤放到一堆選出來要寄往德國去的皮革製的行囊中，或是將一雙巴黎製的印着工廠商標的襪子誤扔到一堆舊的補過的襪子裏去，那他就要遭殃了。工人祇可以錯一次。錯二次是不准的。四十個 SS 隊員和六十個警察做『運輸工作』，——我們方才描寫過的特烈勃林卡底第一個階段便是這樣稱呼的：接列車，領來到的人羣出『車站』和上廣場，監視工人將東西分類和評價。在做這種工作的時候，工人們常常覷驚兵看不到的當兒將在食物包裏找到的麵包、白糖、糖菓塞到口裏去。這是不准許的。他們准許在工作完畢之後用香水和香水精洗手和洗臉，——特烈勃林卡地方缺乏水，祇有德國人和警察們才能用水來盥洗。當那些還是活着的人們預備到浴室去的時候，對他們底東頭所做的工作也將近結束了，貴重的

東西送到倉庫裏去，信件，新生兒、兄弟、愛人的照片，發黃的結婚請帖——這許多寶貴的物件對它們底主人是彌足珍貴的，但是特烈勃林卡的主人們却把它們視若敝屣，把它們聚在一堆，扔到巨大的窪坑裏面，那窪坑的底上放着幾千幾萬件同樣的信札、明信片、名片、照片、畫着出自兒童之手的漫畫和第一次用顏色鉛筆畫的不熟練的圖畫簿。廣場馬馬虎虎地打掃過了，要準備迎接一羣新的死囚了。

接新來的人的經過情形並不是永遠像方才所描寫的。當囚犯們知道他們被運往那裏去的時候，便常常發生暴動。農民斯克里席明斯基曾看見，有兩列火車裏，人們打破了門戶衝出來，推倒了衛兵，向樹林那邊跑去。在兩次中，所有的人都被自動槍殺得一個不留。男子們隨身帶領四個從四歲到六歲的孩子。這些孩子也都被殺死。農婦瑪麗娜·高布斯也曾講述過那些和衛兵鬥爭的同樣的事情。有一次，她在田裏操作時，親眼看見有六十個從火車裏衝到樹林去的人被殺死。

可是現在這一羣人，已經走到一個新的廣場去，已經是在第二號營垣牆的內部。廣場上有一所龐大的營房，右面還有三座營房，其中兩座分派做堆衣服之用，第三座堆鞋子。再往前，西部是SS隊員的營房、警察的營房、食糧庫、養牲口的院子，停着汽車、卡車、裝甲車。這是普通的營的印象，像第一號營一樣。

在這營的院子的東南角上，有一塊用樹枝圍起來的

空地，空地前面有一個掛着『病院』牌子的哨亭。所有一切衰老的人、患重病的人，都從預備到浴室裏去的人羣裏分出來，用昇床抬到病院裏去。有一個束着白胸圍、左袖上圍着紅十字帶子的醫生從哨亭裏面出來迎接病人。『病院』裏發生的事情，我們在下面要講到。

## 六 女人的頭髮

處理新來的人的第二步工作的特點是用不斷的、簡短而迅速的命令來壓服人們的意志。這些命令是用德國軍隊非常引以自豪的著名的喉子底音色來說的，這種音色乃是顯出德國人是屬於統治人種的『證據』之一。字母“r”是喉音的，同時又是很硬，發出像鞭子所發的聲音。

『Achtung!』(譯者註：德語，「注意！」之意。)那 S S 隊下士官在鉛般沉重的寂靜中對着人羣說，他的聲音吐出許多月以來連着續每天要像背書似的重複好多次的話：

「男人留在原處，女人和孩子在左面的營房裏把衣服脫掉。」

據目擊者所述，這時通常總要開始發生一幕慘不忍觀的慘劇。母愛、夫婦之愛、天倫之愛的偉大的情感暗示人們，他們是最後一次見面了。握手、親吻、祝福、淚珠、說得很簡略的言語，人們將全部的愛、全部的痛



苦、全部的柔情、全部的絕望的言語……等等都放在這些言語中。S S 隊的『攻心專家』們知道，須要立刻將這種情感撲滅、閉塞。這些『攻心專家』們知道在全世界所有一切牲畜屠殺場裏施行的簡單的法律，知道在特烈勃林卡地方畜牲應用到人類身上的法律。這是最緊要關頭之一：父女、母子、祖孫、夫妻生生地被拆散了。

這時又對着廣場說『Achtung』，『Achtung』了。就是在這一時刻，還要淆亂人們的理智，用一種希望，用一種爲裝做生的法律而其實是死的法律來欺騙他們。那同樣的聲音斬釘截鐵地一字一字說道：

『女人和孩子在進入營房時把鞋子脫掉。襪子放在鞋子裏，孩子的襪子放在孩子的漏空鞋、皮鞋和便鞋裏。要做得正確！』

並且馬上又說：

『到浴室裏去，隨身帶着貴重的東西、文件、錢幣、毛巾和肥皂……我再重複說一篇……』

女人的營房裏有一個理髮所——用軋剪將赤裸裸的婦女的頭髮剪光，從老嫗頭上除下假髮，這一剎那心理上的感覺多麼怪異！這種死的剪髮，據理髮師們證明，最能使婦女們確信是要送她們到浴室裏去。少女們有時用手摸摸頭請求道：『這裏不齊，請你剪一剪吧！』普通，婦女在剪髮之後，就安靜下來，從營房裏走出去的婦女，幾乎每一個都帶着一小塊肥皂和折好的毛巾。有些青年的婦女惋惜自己美麗的髮辮而哭泣了。爲什麼要

給婦女剪髮呢？爲了要欺騙她們嗎？不，這些頭髮是德國所需要的。這是原料……我問許多人，德國人怎樣處置這一大堆從活死人頭上剪下來的頭髮。所有的證人都說，這一大堆一大堆的黑色的、金色的、淡色的頭髮，捲髮和辮子都是經過了消毒，壓縮了裝在麻袋裏寄到德國去的。所有的證人都證明，這些頭髮是裝在麻袋內寄往德國的地址去的。可是怎麼利用法的呢？這個問題誰也答不出。祇有在康恩的書面供詞中才得到一個答案，消費這些頭髮者乃是海軍部——頭髮拿去塞蒲團，作技術的應用，編結潛水艇上的繩索。

我想這個供詞還需要補充的證實，一九四二年領導德國海軍的萊德爾海軍上將將來會將它告訴人類的。

男人們在院子裏脫衣服。從早晨來的第一羣人裏挑選出一百五十至三百個體力強健的人，利用他們來掩埋屍首，這些人普通在第二天上便要被殺死。男子們脫衣服應該脫得非常迅速，可是却又要正確，鞋子、襪子、內衣、上衣和褲子都要疊得整整齊齊。把東西分類的工作是由『紅色』第二工作隊管理的，這一隊人是用紅臂章來和那些担承『運輸』工作的人員顯示區別的。認爲值得寄往德國去的東西，立刻送到庫房裏去。精細的撕去一切金屬的和絲質的記號。餘下的東西拿去燒燬或是埋在坑裏。驚慌的感覺與時俱增。有一種可怕的氣味不時隔雜着鹽化石灰的氣息，嗅了使人很是驚慌不安。肥胖的、討厭的蒼蠅的數量大得莫明其妙。牠們怎麼會到

這裏松樹和踏得荒蕪的土地中間來的呢？人們驚惶而窒息地呼吸着，戰慄地觀察着每一件微不足道的小東西，因為它們也許能夠解釋、暗示和揭開死囚們將遭遇的命運的神祕之幕。龐大的蒸氣擊掘機又爲什麼在南方那樣轟轟的作響呢？

## 七 『收銀處』

新的手續開始了。赤裸裸的人們被領到收銀處，並叫他們交出文件和貴重物件。那一個可怕的、催眠的聲音又喊道：『Achtung! Achtung! Achtung!……藏匿貴重物件者處死。』

在用木板釘成的小哨亭裏坐着一個SS隊的下級士官。他旁邊站着SS隊員和警察。哨亭近邊放着許多木箱，貴重的物件便是扔到那裏面去的——一隻放紙幣，一隻放硬幣，一隻放手錶，一隻放戒指，一隻放耳環和放鑲寶石的別針，一隻放手鐲。文件就飛在地上，這些文件世界上已經沒有人需要的了，持有這些文件的活死人，再過一點鐘就要被埋在坑裏了。可是黃金和貴重物件却要經過精細的分類，有幾十個珠寶匠在斷定金屬的成色，寶石的價值，鑽石光澤的成色。

多麼奇怪的事情！這些畜生，一切的東西都要利用——皮、紙張、織物，凡是可以用於人類服務的一切，這些畜生都覺得需要和有用處，唯有世界上最寶貴的——

人類的生命——却被他們糟塌。多麼聰明智慧的頭腦，多麼正直的靈魂，多麼可愛的兒童的眼睛，多麼親切的老婦的臉龐，多麼值得以美麗自傲的少女的頭，——這種種，造物主是費了無限的年代才創造成的，——而這一切却都像默默無聲的巨沛似的沉到虛無的深淵裏去了。世界和大自然在艱鉅的創造生命的工作中創造的東西，祇要幾秒鐘就給消滅了。

這裏在『收銀處』旁邊起了轉變——這裏結束了精神虐待，使人處於渾渾沌沌的催眠狀態中和熱病中，把他們在幾分鐘中從失望拋入絕望，從看見生的境界拋到看見死的境界。這種精神虐待是這機器化屠場的屬性之一，它可以幫助 SS 隊員工作。等掠奪活死人的最後一步行動來到的時候，德國人便急變了對待自己犧牲者的作風。他們折斷了婦女的手指，將戒指拉下來；撕裂了耳垂，將耳環奪下來。

## 八 『一去不返之路』

在最後階段上，機械化屠場需要迅速促進效能的新原則了，所以『Achtung』那個字也被別的字代替而用了霹靂似的、嘯聲的『Schneller! Schneller! Schneller!』——快點，快點，快點，跑到虛無中去！

從最近幾年來的殘酷的實踐中知道，一個赤裸裸的人馬上會失去抵抗的力量，不會再進行反抗命運的戰鬥

，立刻會和衣服一同失去了生命的本能的力量，對於命運逆來順受地把它當作是天命。不屈不撓的生的渴望成爲消極而冷漠。可是爲了要保險自己，SS 隊員補充地在機器化屠場工作的最後階段上運用一種使人耳聾的可怕的方法，使人陷入心理和精神震盪的狀態。

這是怎樣做的呢？

那是突然激烈地運用不合理的、毫無意義的殘忍的方法。那些脫得一絲不掛的赤裸裸的人們仍舊頑強地繼續是人，而且比那些包圍着他們的穿着德國軍隊制服的畜生要高上千倍。他們仍舊在呼吸，觀看，思索，他們底心仍舊跳動着。他們手中的肥皂和毛巾被奪下了。他們五個人一行地了排隊。

『Hande hoch！ Marsch！ Schneller, Schneller！』（譯者註：德語，『手舉起來！前進！快些，快些！』之意）

他們走上一條通到殺場去的筆直的林蔭路，路兩旁種着花草和小樅樹，長一百二十公尺，闊二公尺。這林蔭路的兩邊佈着鐵絲網，而且肩並肩地站着穿黑制服的警察和穿灰制服的 SS 隊員。路上鋪着白砂，那些舉起手向前走的人們在這鬆軟的沙上看見新鮮的赤足의 脚印：小小的、婦女的、十分小的兒童的、沉重的、老人的脚底的脚印。砂上這些模糊不定的痕跡便是不久之前走過這條路的幾千個人留下的一切，他們像此刻在這條路上走着的新的四千個人那樣地走過，也像在這四千人以

後、再過兩點鐘、在樹林的鐵道支綫上等着挨次而來的幾千人那樣地走過。他們像昨天和十天前走過的人那樣地走過；像明天之後再過五十天和將要走過的人們那樣地走過；像特烈勃林卡地獄存在的整整十三個月中走過的人們那樣地走過。

德國人稱這條林蔭路爲『一去不返之路。』

有一個人形的怪物，姓蘇霍米爾，裝腔作勢地故意把德國話說得怪聲怪氣地喊道：

『孩子們，孩子們，快些，快些，浴室裏的水已經要冷了！快些，孩子們，快些！』說着他便哈哈大笑，蹲下身來，手舞足蹈。舉起手的人們在兩列衛兵中間，在槍桿和橡皮棒鞭撻之下，默默無言地走着。孩子們奔跑着，好容易才跟上成年人。在這最後的悲慘的通路上，所有的證人都指出一個人形動物 S S 隊員采普夫底獸性。他是專門殺兒童的。這動物力大如牛，常常出人不在意地從人羣中抓出一個孩子，或者像揮棒似地將他向上揮舞起來，再將他頭撞在地上，或是把他分裂成兩半。

當我聽到這個顯然是女人所生的動物時，我覺得所講到的關於他的事情是不可思議的，而且是難以相信的。可是當我親耳聽到許多直接的證人複述這些故事時，我看出，他們所講到的這件事好像是和特烈勃林卡地獄一般的制度並不相矛盾，而且是分不開的細節之一，所以我便相信這個動物是可能有的。

采普夫底行動是需要的，這些行動正是促進死囚們精神震盪的，這也是壓迫意志和意識的不合理的殘酷性底表現。他在法西斯國家的巨大的機構裏面是一個有用而且是必需的小螺旋。

我們不必驚恐大自然竟會產生出這樣的變種者，在有機的世界上海種怪物還少嗎？——獨眼的動物，雙頭的生物，和這些怪物相符合的精神變態和精神退化等等什麼都有。可怕的是另一種：這些生物本來是應該作為心理學的現象來施以隔離，加以研究的，而在某一個國家裏，他們竟作為一羣積極活動的公民而存在着。他們底荒謬的觀念、病態的心理、異常的罪行竟成為法西斯政府的必需的原素。幾千，幾萬，幾十萬這樣的怪物便是希特勒德國的支柱和基礎。這些穿着制服、帶着武器、掛着帝國勳章的怪物在整整好幾年中是歐洲各民族民生命的全權主宰。我們要恐懼的不是這些怪物，而是那將他們從孔隙裏、黑暗裏和地底下召喚出來的國家。這些孔隙裏、黑暗裏和地底下的地方把他們造成下列各處所必需的、有用的、難以取代的東西：華沙城下的特烈勃林卡、盧勃林的瑪依達納克、貝里席采、薩比布爾、奧斯維捷姆、巴比·雅爾、奧地薩城下的道瑪聶夫卡、明斯克城下的特洛斯強采、立陶宛的泊那雷、以及其他幾十幾百所牢獄、勞動營、科罰營、殺人營。

這一型或那一型的國家都不是從天而降地給予人類的，國家的制度是各民族的物質和精神的態度所產生的

而這才是應該好好地考慮和好好地恐懼的……

## 九 美麗的石頭建築物——『浴室』

從『收銀處』到刑場的路要走兩三分鐘。被鞭撻和被喊聲震得耳聾的人們走到第三個廣場，這些受驚的人們在一剎間停住了。

他們前面聳立着一所美麗的建築物，那是用石頭所造而以木頭做點綴的，造得像一所古代的廟宇。五級寬闊的水門汀台階通達幾扇低低的、但是寬闊的、厚實的、裝飾得很美麗的門。入口處種着花，放着大花瓶。四周却被混亂所控制着——到處可以看見堆積如山的新掘出的泥土，巨大的蒸氣鑿掘機發出軋軋的聲音，用自己的鋼螯拋出幾噸黃砂土。被它底工作所掀起的塵土滿佈在土地和太陽之間。從早到夜挖掘埋人巨坑的大機器底轟轟聲和幾十頭德國牧羊犬的拚命吠叫的聲音混合在一塊。

這殺人建築物的兩傍通着狹軌鐵道綫，穿着寬大的工裝的人們推着能自動傾倒貨物的小貨車沿着那些軌道走去

殺人建築物的那些寬闊的門慢慢地打開。這所殺人大工廠的首領斯密特底兩個下手在入口處出現了。這是兩個暴虐狂者和精神病者：一個身材很高，有三十來歲模樣，兩肩渾厚，臉孔淺黑色，帶着笑容，愉快而興奮



，頭髮烏黑，另外一個，年紀輕些，身材不高，頭髮褐色，雙頰作淡黃色，活像是狂飲了許多酒之後的樣子。

那個高個子的手中握着一根一公尺長的厚實的煤氣管和一根皮鞭，另一個佩着劍。

這是 SS 隊員們放出一羣受過訓練的狗，牠們撲到人羣裏去，用牙齒撕扯死囚們的赤裸裸的身體。SS 隊員們一面野蠻地吶喊，一面用槍柄驅趕那些好像是失去了知覺似的婦女。

建築物的內部則由斯密特的下手活動，他們把人們趕進煤氣室的敞開的門裏面去。

這一個時候，建築物旁邊出現了特烈勃林卡諸司令之一，顧爾特·法朗士。他用皮帶牽着他底狗巴里。狗底主人給牠受了專門的訓練：向死囚們撲去，咬斷他們底生殖器。顧爾特·法朗士在營中的地位扶搖直上，從 SS 隊的下級士官一直昇到相當高的副隊長的官銜。這個三十歲的又高又瘦的 SS 隊員不但賦有組織機器化屠場的組織才能，他不但崇拜他底職務和把全副精神都放在特烈勃林卡——這裏一切事情都是在他孜孜不倦地監視之下進行的；——而且他是一個相當扭泥的理論家，他喜歡綜合和解釋自己工作的意義和價值。在這淒厲的幾分鐘內，最好能夠讓羅馬教皇，勃萊斯爾福特先生和其他一切希特勒主義的最人道的擁護者來到這所『煤氣室』大廈之前，當然讓他們以觀眾的地位而出現。那末他們就能够以新的論證來充實自己的博愛的說教、書籍

和論文了。人性的力量是偉大的；人一天不死，人性也一天不死。當短促而可怕的歷史時期，當畜生征服人類的時期來到時，被畜生殺害的人是最把自己精神的力量、清楚的思想 and 愛的熱情一直保持到最後一口氣的。而殺害人的畜生呢，却仍舊還是一個勝利的畜生。在人類這種不朽的精神力量中，有一種陰鬱的殉難精神，犧牲的死人克服活着的畜生的勝利。一九四二年最艱苦的日子中，理性克服獸性的瘋狂，善克服惡，光明克服黑暗，進步力量克服反動力量的勝利的曙光就在這裏面。籠罩在血淚的原野和苦難的深淵之上的可怕的曙光，從飲恨而死的母子的號哭聲中和老叟臨死的殘喘聲中昇起來的曙光。畜生和畜生的哲學預報着世界和歐洲的末日，不過那赤色的血並不是末日的色彩，那是死亡的，但是却以自己的死亡來戰勝的人性血液。人仍舊是人，他們不接受法西斯主義的道德和法律，而用所有的方法，用自己的人的死亡來和它們鬥爭。

## 十 『這裏安睡着人』

有許多關於特烈勃林卡的活死人們不把人的形狀和模樣、而把人的靈魂保持到最後一分鐘的故事，聽了使人撼動到靈魂的深底，夢魂爲之不寧！關於那些竭力要拯救自己兒子而因此做了許多無望的偉行的婦女的故事，關於將自己的乳兒藏匿，塞在一堆被頭裏和用自己的

身體庇護他們的年青的母親的故事。沒有人知道，並且也已經永遠不會有人知道這些母親的名字了。據說有些十多歲的女孩子們帶着天真的聰明安慰她們的號哭的父母，有一個男孩子在『煤氣室』進口處喊道：『媽媽，不要哭，俄羅斯人會報仇的。』沒有人知道，而且也永遠不會有人知道這些孩子叫什麼名字。據說，有幾十個死囚曾經鬥爭過，他們以一個人抵擋一大隊武裝着自動式武器和手榴彈的 S S 匪徒，他們站着，胸部被幾十粒子彈射穿而戰死了。據說，有一個年輕男子，將刀刺死一個 S S 軍官，有一個從華沙的暴動的猶太區賊來的少年，神奇地避開德國人的耳目藏匿了一個手榴彈——在已經脫得清光的時侯，他把手榴彈扔到一羣劊子手中間去。據說，有一羣暴動的死囚和警察及 S S 隊進行了一整夜的戰鬥。槍聲和手榴彈爆炸聲直響到天明，當太陽升起時，廣場上佈滿了戰士的屍骸，每人身旁都橫着他們底武器，——從柵欄上抽出來的杆杖，刀和剃刀。這塊土地將來無論再經過多少時間，可是永遠沒有人會知道這些犧牲者的名字了。據說，有一個高身材的少女在『一去不返之路』上從警察手裏奪下一枝馬槍，和幾十個向她射擊的 S S 隊員搏鬥。有兩隻畜生在這次戰鬥中被殺死，有一隻畜生的手臂被打斷。他成了獨菁而回到特烈勃林卡去。那少女所遭受到的侮辱和體刑是慘無人道的。她底名字大家都不知道，而且也沒有人尊敬它。

不過這是不是會這樣呢？希特勒主義奪去這些人的

生命、財產，想把他們底名字從世界的記憶中洗去。但是他們所有的人——用身體庇護自己孩子的母親，擦去父親眼中淚珠的孩子，用刀來搏鬥和扔手榴彈的人，在夜戰中壯烈犧牲的人，像古希臘神話中女神似的，以一抵十的赤裸裸的少女，所有這些進入虛無中去的人們，萬世保留着最好的名字，這名字是希特勒——希姆萊黨徒們所不能踐踏到地底下去的，——人的名字。歷史在他們的紀念碑上要寫着：『這裏安息着人。』

據離特烈勃林卡最近的胡爾卡村裏的居民們陳述，有時被殺婦女的呼聲可怕得使全村莊的人都感到倉惶失措，跑到遠遠的樹林裏去，以免聽到這種刺人心腑的，穿過巨木、天地的呼聲。後來呼聲突然靜下來，一會兒又重新那樣突然地發生了，仍舊是那樣的可怖、刺人心腑、刺人骨頭、頭蓋、靈魂……這樣每天要重複三四次。

我向一個被捕的劊子手盤問關於這些呼喊的詳情。他解釋說當放出狗來和把死囚們全體趕進死亡大廈的那一剎時，婦女們便叫喊起來了。『他們看見了死，而且那裏面非常擁擠，他們受到狼命的鞭打，狗撕裂他們的身體。』

當煤氣室的門關上時，便突然寂靜了。等到有一羣新來的人被送進『煤氣室』時，婦女們的呼聲重又起來了。這樣一天之中要重複兩次，三次，四次，有時五次。特烈勃林卡屠場不是一所普通的屠殺場。這是採用現

代大工業生產方法而組織成的機器化屠場。

## 十一 特烈勃林卡大工廠的設備

特烈勃林卡並不是一開始就像我們所描寫的那樣一所真正的大工場。它是逐漸逐漸生長、發展和建造新的作場的。起初造了三間規模不大的煤氣室。在建造這些煤氣室的期間，來了好幾列車，因為煤氣室還沒有籌備就緒，所以一切來到的人都是用硬傢伙——斧頭，鎚子、棍子打死的。SS 隊員不願用槍聲向附近居民暗示特烈勃林卡的工作。最初的三間水門汀室規模並不大， $5 \times 5$ 公尺，那就是說，每間的面積是二十五方公尺。室高一百九十公分。每室有兩扇門，——一扇放活人進去，第二扇用作拖出中煤毒的死屍。這第二扇門非常闊，——近兩公尺半。這些煤氣室是同建在一塊基地上面的。

這三間煤氣室沒有能夠滿足柏林所課與的機器化屠場的威力。

於是立刻着手建築上面所描寫的大廈。特烈勃林卡的領導者們非常自豪，因為所有瑪依達納克、薩比布爾、貝里席采各地蓋世太保殺人工廠的煤氣室，在威力方面，在生產力方面和生產量方面都落後得多了。

七百個囚人在五星期間建築新的殺人大工場的大廈，在工作最緊張時，有一位專家帶着自己的工作隊從德

國來到此地着手做裝配工作。新煤氣室的總數有十間，對稱地分佈在一條寬闊的水門汀走廊的兩邊。像前面的三間一樣，每間煤氣室有兩扇門——第一扇門在走廊那一面，這門是領活人進去的。第二扇和第一扇平行，開在對面的牆壁上，用作拖出中煤毒的死屍。這些門通到一個特殊的月台上，這樣的月台有兩個，對稱地分佈在這大廈的兩旁。月台前通有狹軌鐵道。屍體便這樣傾倒在月台上，而從那裏立刻又裝在小貨車裏，運到巨大的墓坑那邊去，這些墓坑正由巨人似的蒸氣鑿掘機日以繼夜地在挖掘。煤氣室裏的地板是造得從走廊那邊很厲害地向月台傾斜着的，這樣顯著地加速了清除煤氣室的工作的速率。在舊的煤氣室裏，卸除屍體是用手工進行的：屍體是放在昇床上抬出去和用皮帶拖出去的。每一室的面積，是  $7 \times 8$  公尺，就是五十六方公尺。十間新煤氣室的總面積合成五百六十方公尺，連那在來人不多時仍舊繼續工作的三間舊的也算進去，特烈勃林卡總共計有殺人工業內面積六百三十五方公尺。一間煤氣室裏同時可裝四百到五百人。這樣，十間煤氣室裝滿時，每次平均可以消滅四千五百人。特烈勃林卡的煤氣室至少每天要裝兩三次（有的時候，一天裝五次。）。我們故意減小些數字，可以大概計算出，單是新的煤氣室，每天工作兩次，則在特烈勃林卡，一天之中便要殺死將近一萬人，一個月便將近三十萬。特烈勃林卡在十三個月中是每天工作的，假使我們即使減掉九十天修理和沒有火

車到的空的日子，那末結果是整整有十個月是工作的。如果平均每月殺死三十萬人，那末，在十個月裏，特烈勃林卡便殺死了三百萬人，我們又遇到三百萬這個數字。第一次我們從故意約略減縮抵達的列車而得到這個數字。現在我們再重複一遍。

第一：根據證人們所述，特烈勃林卡是每天工作的，並且德國人違反了自己的習慣，裏面星期日，甚而至於連聖誕節、復活節和新年都是不休假的。

第二：上述每一間煤氣室裝人的數字是減縮得非常小的。特烈勃林卡在其他各殺人工廠之中是以沒有一個地方的煤氣室能裝得像它那樣緊密而著名的。一間煤氣室裏常常要結結實實地塞進七百到八百個活的肉體。孩子們和衰弱的人普通都是扔到那些站着的、擠得水洩不通的成人的頭頂上去的。

第三：我指出，平均各煤氣室每天裝人兩次。不過照所有的一切材料看來，平均是每天裝人三次。這樣，在有意識地極度減少一切材料時，在兩種情形之下——估計抵達特烈勃林卡的列車和估計煤氣室殺人的威力時——我們同樣得到一個同一的可怖的簡直是瘋狂的十三月來殺人的數字——三百萬。

## 十二 特烈勃林卡大工廠的 工作過程

在煤氣室中殺人的時間要延續十分鐘到二十五分鐘。起初開放了新的煤氣室的時候，劊子手們無法馬上調整管理煤氣的方法，進行投以各種毒藥的試驗，所以犧牲者們要受到極大的痛苦，他們常常拖延兩三小時之久而不能就死。最早的時候，排泄與吸收的設備很不行，所以那時候遭難者們的痛苦要延長至八小時到十小時。爲了殺人，曾經應用過各種方法：

第一種方法是用一架作爲特烈勃林卡站的發動機用的重坦克的馬達來排泄製成的煤氣。這種製成的煤氣含有百分之二至三的碳酸。這種碳酸有一種特性，可以把血色素結成堅硬的化合物，所謂碳酸基血色素。這種碳酸基血色素比了酸化血色素要堅硬許多倍，後者是在肺部支氣管末端的透氣氣泡中的血和空氣的酸素相接觸時所構成的。在十五分鐘之中，人血中的血色素密切地和碳酸結合起來，因此人呼吸也是『徒然』了——酸素不到人的機構中去，發生了缺乏酸素的恐慌的徵兆：心臟瘋狂地努力工作，把血趕進肺裏去，但是血已經中了碳酸的毒，因此無力從空氣中收取酸素了。呼吸變得沙啞起來，發生了痛苦喘息的現象，知覺糊塗下去，人就像受了絞刑似的死去。

在特烈勃林卡採用得最廣的第二種方法是用特種唧筒汲出室內的空氣——在這種情形之下，致人死命的原因大概是和中碳酸毒時的情形一樣：剝奪人的酸素。

最後，第三種方法，用得比較少，不過用還是常常



用的，那是用蒸汽殺人，這種方法是以剝奪人體機構中的酸素爲基礎的：蒸汽逐走室內的空氣。

此外也曾用過各種毒物，但是這不過是試驗而已；大量殺人的工業方法還是上面說過的兩種。

所以，特烈勃林卡機器殺人工廠的工作的全部過程歸納起來是這樣：野獸逐漸逐漸剝奪去人從開天闢地以來按照神聖的生活法則所享有的一切。

先剝奪去人的自由、家、祖國而送到無名的森林中的荒地上去。然後在車站廣場上剝奪去他的東西、信件、親戚朋友的照片，此後又在營中垣牆之後剝奪去他的母親、妻子、孩子。然後再剝奪去這赤裸裸的人的文件，把它投入火中：因此人的名字給剝奪去了。然後把他驅入一個有着很低的石頂的走廊——又剝奪去了他的天、星、風、日。

於是最後一幕的人的悲劇來了，——他越過了特烈勃林卡地獄的最後一個境界。水門汀的室門砰然一聲關閉了。門門是非常完善而複雜的：有厚實的門門、鑿合子和許多鉤支持着這一扇門。所以是打不開的。

我們是否有膽量默想一下那關在這些房間裏的人們在最後幾分鐘的申感覺和心境？當然，他們不說話……裏面擠得要死，骨頭也因此而要折斷了，胸腔壓得氣也透不出，他們一個緊挨一個站着，淌着最後的粘性的死汗，他們站着像一個人。有人，也許是一個智慧的老人，費力地說：『高興些吧，這是最後一下了。』有人嚷

叫出激烈的咒罵的話……難道這種神聖的咒罵的話會不實現嗎？……母親以超人的努力想爲自己的孩子擴展地方，——即使讓他在臨死時呼吸到百萬分之一的空氣，也會減輕母親的最後的關心。有一個少女舌頭僵硬地問道：『可是爲什麼要把我悶死，爲什麼我不能喜歡和有孩子呢？』但是頭暈了，喘息緊壓着喉嚨。在那氣息奄奄的呆滯的眼睛中閃動着的是些什麼圖畫呢？是童年，幸運的承平時代，最後的這一次難受的旅行嗎？有人面前閃動着車站前第一個廣場上的那一個 SS 隊員底嘲笑的脸。『現在才明白他爲什麼笑！』知覺糢糊下去，於是可怕的最後的痛苦的時刻來了……不，室內所發生的事情簡直是無法想像的……死人的身體站着，慢慢兒地冷下去。呼吸支持得最長久的，據目擊者言，是兒童。過了二十至二十五分鐘，斯密特的下手們朝着小眼眼裏望進去看看。打開那些通月台的室門的時候到了。穿着工裝的囚徒們，在 SS 隊員喧鬧督促之下開始撤去屍首。因爲地面是向月台那一面傾斜的，所以有許多屍身是自己倒出來的。據但任撤清房間的工作的人們告訴我，死者底臉是蠟黃的，差不多有百分之七十的被害者的鼻和口中都流出一點血來。生理學家們是能說明它的道理的。SS 隊員們一面交談，一面檢閱屍首。假使有人還活着，呻吟或者蠕動，就用手槍把他打死。然後有幾隊武裝着牙科醫生用的鉗子的人拔下那些預備載走的被害者底白金與金的牙齒。這些牙齒按照價值分門別類地裝

箱運到德國去。假使 SS 隊員們覺到拔活人的牙齒比較便利，那他們當然也不會多加考慮而會像他們取下活的女人們底頭髮那樣地做了。但是拔死人的牙齒顯然是比較方便和容易。

屍首裝在小型貨車上運到大墓坑那兒去。把他們一個一個密接地並排放在那裏。坑還沒有填沒，等待着。而當那些『煤氣室』剛開始要撤清屍首的時候，擔任運輸工作的隊長便在電話中接到了一個簡短的命令。隊長吹了一下警笛，向司機發了個信號，二十輛新的車廂便慢慢兒地馳近那有着『奧勃爾·瑪依當』車站形狀的月台。又有三四千人帶着皮箱、包裹和食物，走上車站廣場。母親們手裏抱着孩子，年齡較大的孩子挨在父母的身邊，注意地四面看看。在這波數百萬隻人腳踐踏過的廣場上似乎有一種可怕而不安的感覺……爲什麼鐵路忽然在車站的月台之後終止，而長着黃色的草和蜿蜒着三公尺高的鐵絲網……

所以接收新到的人羣的時間是算得很精密的，死囚們踏上『一去不返之路』的時候正是最後一批屍首從『煤氣室』運到墓坑的地方。墓坑還是沒有填沒，等待着。

於是過了一些時候，又傳出了隊長底警笛，又有二十節車輻馳出林子，慢慢兒地開近月台。幾千新到的人帶着皮箱、包裹、食物走上廣場，四面看看。在這被數百萬隻人腳踐踏過的廣場上似乎有一種可怕而不安的感覺……

營司令坐在車輛調節管理處，四周堆着文件與計劃。他打電話到特烈勃林卡去，於是從各後備鐵路上軋軋作聲和轟轟作響地開出六十節車廂的列車。列車被 SS 隊員擁圍衛警着，武裝着手機關槍和自動槍，沿着那在兩列松樹之間通過的軌道開去。

巨大的蒸汽鑿掘機工作着，嗚嗚地叫着，日日夜夜掘出幾百公尺長和許多公尺深的新的巨坑。這些坑也沒有填沒。等待着。等待的時間並不多。

### 十三 毀屍滅跡

一九四三年冬盡的時候，希姆萊在一羣蓋世太保大飛簇擁之下來到特烈勃林卡。希姆萊這一羣人先乘飛機員到營區，然後坐了二輛輕快的汽車開進正面的大門。來到的人大多穿着軍裝，但是有幾個是文官，也許是專家，穿着皮衣，戴着呢帽。希姆萊親自把營檢閱了一下，有一個看見他的人告訴我們，這位殺人部長走近巨溝一聲不響地看了好久的情形。他的隨員站在稍遠的地方，恭候亨利·希姆萊視察那已經一半充滿了屍首的巨塚。特烈勃林卡是希姆萊大企業公司中最大的一個工廠。當天，這位 SS 軍司令的飛機就飛走了。離開特烈勃林卡的時候，希姆萊下了一個命令給營司令部，驚動了所有的人——大隊長封·普菲恩男爵，副大隊長柯羅爾和法朗士上尉吩咐立刻着手焚燬已經埋葬的屍首，燒得一

個也不剩，屍灰則運出營外去，散放在田野裏和道路上。地下已經有了幾百萬具屍首，所以這一件工作是非常複雜和艱難的。此外，並且命令以後不必掩埋用煤氣毒死的人而應該立刻就地燒燬。爲什麼希姆萊會作這一次視察之行和親自斷然發出這樣重視的命令呢？原因祇有一個——就是紅軍的史大林格勒的勝利。俄羅斯人在伏爾加河上所施行的打擊顯然是很厲害的，過了幾天，柏林方面第一次考慮到了責任、報仇、清算等等的問題，所以希姆萊親自乘了飛機飛到特烈勃林卡去，命令立刻把他們在離華沙六十公里地方所犯的罪行的痕跡掩滅。俄羅斯人在伏爾加河上向德國人施行的猛烈的打擊引起了這樣的回聲。

起初，燒燬屍首的事情完全弄不好——屍首不肯燃燒；雖然，發見女人的屍體燒得比較旺。曾經化費了大量汽油和其他油類來燒屍首，但是這樣代價太大，而效果却微乎其微。看樣子，這件事情好像陷於僵局了。但是結果找到了出路。從德國來了一個 SS 隊員，這是一個年近五十的男子，身坯很結實，是一個專家，那一種專家希特勒政權產生不出？——有殺小孩子的專家，有絞殺人的專家，有建築煤氣室的專家，有科學地有組織地在一天中毀滅幾個大城市的專家。現在又出現了發掘和燒燬數百萬具屍體的專家。

在他領導之下，開始動手設立幾座爐灶。這是一種特別的爐灶，因爲無論是盧勃林的火葬場，無論世界上

那一個最大的火葬場也不能在短促的時期中燒毀數量這樣大的屍體。蒸汽鑿掘機挖掘了一個溝。這溝長二五〇——三〇〇公尺，闊二〇——二五公尺，深五公尺。溝底上距離相等地全綫裝着三排鋼骨水泥柱子，每一根柱子高出底面一〇〇——一二〇公分。這些柱子是作為沿着全溝鋪放的鋼梁的基礎之用的。在這些鋼梁之上橫放着鐵軌，各鐵軌之間的距離為五——七公分。這樣就造成了一個大爐灶的爐床。此外，還鋪設了一條從墓坑通抵爐溝的新的狹軌鐵道。不久又建造第二個同樣大小的爐灶，後來又造了第三個。每一個爐牀可以同時容納三五〇〇——四〇〇〇具屍首。

後來運到了第二架『巴迦爾』——巨型蒸汽鑿掘機，之後不久又到了第三架。工作日日夜夜地進行着。據參加焚燬屍首工作的人們說，這些爐灶像是龐大的火山，熾烈的熱氣能燒焦工作者的臉，噴出的火燄高達八——十公尺，又濃又黑的煙柱一直捲到高空，濃烈沉重地和一動不動地籠罩在空中。附近村子裏的居民每逢夜裏在三四十公里之外也可以看見這火焰高高地升起在那處住在營四周的松林之上。燒焦的人肉的氣味充滿着所有的隣近的地方。當風向位在三公里之外的波蘭營那方面吹去的時候，那地方的人常常為這種難聞的惡臭所窒息。從事這種焚燬屍首的工作的是八百名囚人——這一個工作人員數目超過了任何那一個巨大的冶金工廠的熔鑄爐工場或者馬登式熔鑄爐工場裏的工人數目。這一

個龐大非常的工場在八個月中日日夜夜地不斷工作，但是還無法應付這幾百萬具掩埋了的屍體。的確，同時一直還有新的人羣送來受煤毒的死刑，這也增重着爐灶的負荷。

## 十四 SS 式的幽默

也有從保加利亞開來的列車。SS 隊員和巡警們很歡迎這些列車的來到，——這些人受着德國人和當時的保加利亞法西斯政府的欺騙，他們一點也不知道自己的命運，運來了大量珍貴的東西，許多好吃的農產品、白麵包。後來又有列車從葛洛德諾和貝洛斯托克開到，再後來則有從發生過暴動的華沙的猶太區開來的列車，有載着暴動的波蘭農民、工人和兵士的列車開到。還到過一羣來自貝薩拉比亞的吉布賽人，其中約有二百名男子和八百名女子和兒童。這些吉布賽人是步行而來的，他們後面跟來了許多運貨馬車；他們也是受了欺騙，而且這一千人祇在兩名警士警衛之下送來的，甚至連這兩名警士也沒有知道是把這批人送死去的。據說，那些吉布賽女子看見了那所漂亮的『煤氣室』大廈，還高興得拍手，他們到最後一分鐘也沒有猜想到他們將遭遇的命運。這使德國人尤其感到高興。

SS 隊員們對於那些來自發生過暴動的華沙的猶太區的人殘忍地加以捉弄。他們從人羣中把女人和孩子分

出來，不把他們帶到煤氣室去，而把他們帶到焚燬屍首的地方去。他們強逼那些驚駭得要發瘋的母親們帶領自己的孩子，在火光融融的爐床之間走去。爐床上的火簇和煙霧中有幾千具奇形怪狀的屍首，他們好像活轉來似的轉側跳躍和痙攣蠕動，死去的孕婦底肚子熾熱得爆裂開來，未出世就被殺害的孩子在裂開的母胎裏燃燒着。這種景象可以使任何心腸最硬的人底理智都要昏迷，不過德國人的打算不能說錯，孩子們投到自己母親身邊去，發瘋地狂叫：『媽，要把我們怎麼樣，燒掉嗎？』母親們竭力想用手掌掩住孩子們的眼睛，這對於身為母親的人所起的影響要強上一百倍。但丁在他的地獄中也沒有見過這樣的景象。

以這樣的遊戲來取樂了一下之後，德國人真的就把孩子燒死了。

這種事情簡直讀起來也會使人感到無限難受。望讀者相信我，——寫起來也不勝難受。也許有人會問：「爲什麼要寫，爲什麼要回憶這一切呢？」

作家的責任是訴述可怕的事實，讀者的責任是知道這可怕的事實。無論那一個人，假使他避免走過這地方，或者遮住眼睛走過這地方，他就侮蔑了對於死者的紀念。無論那一個人，假使他不知道一切事實，他也就無從了解我們神聖的紅軍拚死對抗的是怎樣的敵人，是怎樣的怪物。

『病院』也是重新經過改裝的。從前，病人是被帶



到圍着樹林的那地方後面去的，他們在那邊遇到一個假裝的『醫生』而被殺死了。殺死的老人和病人的屍體則用担架運到總的墓坑那邊去。現在掘了一個圓的坑穴。坑穴四周，像運動場四周那樣，排着矮凳，離開邊沿這樣的近，以致於坐在矮凳上的人簡直就逼臨在坑穴之上。坑穴的底上設着爐床，上面燒着屍首。病人和老人送進『病院』之後，就由『護士』們把他們安坐在矮凳上，朝着那以人體構成的篝火。看着這種景象取樂了一番之後，那些食人獸就放槍射擊這些坐着的人的白髮的後腦和彎曲的背：射死和射傷的人都倒在篝火之中。

我們知道德國式的那種呆笨的幽默，但是我們對它的評價向來不高。活在世上的人們中間，有那一個能够想像得出特烈勃林卡的S S式的幽默、S S式的娛樂和S S式的遊戲是怎麼回事。

他們舉行死囚的足球比賽，強逼他們玩『官兵捉強盜』的遊戲，組織死囚的合唱隊，死囚的舞蹈。德國人的宿舍附近設立着一個動物園，籠子裏養着許多最不會傷人的森林裏的野獸——狼，狐，而地球上所有的最可怕的豬一樣的猛獸却自由自在地坐在白樺樹木凳上聽音樂。他們甚至還為死囚們寫了一首專門的歌：『特烈勃林卡』，歌中有這樣二行：

“Für uns giebt heute nur Treblinka,  
Das unser Schicksal ist.”

（『我們現在祇剩了特烈勃林卡，

這我們是命該如此。』)

這些渾身血污的人們在臨死之前的幾分鐘中還要被逼着學習合唱愚蠢的感傷的德國歌：

“.....Ich brach das Bliimelein  
und schenkte es dem schonsten  
geliebten Madlein.....”

(『我採下一朵小小的花兒，  
把它送給親愛的美人兒.....』)

營的總司令在一羣死囚中挑選出了幾個孩子，殺死了他們的父母，給這幾個孩子穿了最好的衣服，給他們吃糖菓，和他們遊戲，後來，過了幾天，這種娛樂他玩得厭了，就命令把這幾個孩子殺死。

主要的娛樂之一乃是強姦和侮辱每一羣死囚中選出來的年輕美貌的婦人與少女。早上，強姦者們自己把她們從進『煤氣室』。希特勒政權的支柱和法西斯德國的驕傲的S S隊員在特烈勃林卡就是這樣取樂的。

這裏應該指出，這些生物完全不是機械地執行別人意志的人。所有的證人都看到這些人有一個共通的特點：愛好作理論的研討和哲理的推究。他們都嗜好向死囚們發表演說，向他們吹法螺，闡釋特烈勃林卡的將來的偉大意義。他們詳盡地闡釋他們自己的人種超過於其他一切人種的優點，他們充長地議論德國的血統、德國<sup>的</sup>性格，議論德國人的使命。

他們的信仰在希特勒、盧森堡的書中，在郭培爾的

小冊子與論文中都有得講述到的。

像上面所描寫的那樣，工作和娛樂了一下之後，他們就像正人君子似的深入睡鄉，連惡夢也不做一個。他們從來不感到良心的痛苦，因為他們中間沒有一個人有良心。他們做體操，熱烈地注意自己的健康，喝牛奶，而且非常關心自己生活的舒適，他們在自己住宅四周建立圍着柵欄的小庭院、繁盛的花壇和亭台樓閣。他們常常一年中有幾次休假到德國去，因為長官們認為他們的『工場』是非常有害的，他們關懷地珍惜他們的健康。在家裏的時候，他們高傲地昂着頭，對於自己的工作緘口不言的，這倒不是因為他們覺得這種工作可恥，而不過是因為他們是嚴守紀律的人，不敢破壞簽過名的證書和莊嚴的誓約。當他們每晚挽着妻子到電影院裏去，轟聲大笑和踏着釘鉄的皮靴作聲的時候，他們和最平常的居民之間的區別是很難分清的，但是這却是些畜生，的的確確是 SS 畜生。

## 十五 瘋狂的暴動

一九四三年夏天的時候，這一帶地方非常炎熱。好幾個禮拜沒有雨，沒有雲，沒有風。燒燬屍首的工作進行得熱烈到了頂點。爐灶日日夜夜燃燒了已經近六個月，而燒燬的死人還祇一半多一點點。

做燒燬屍首的工作的囚徒們受不住精神和肉體雙方

面的極度痛苦，每天有十五人至二十人自殺。有許多人故意破壞紀律，找尋死的機會。

『得到一顆子彈，這是奢侈品。』有一個從營裏逃出來的柯蘇夫斯克青年對我說。有人說，註定活在特烈勃林卡比了註定死在特烈勃林卡要可怕許許多多倍。

灰燼都運到營垣後去。德國人動員了胡爾卡村的許多農民，叫他們把灰燼裝載在貨車上，運出去撒在那經過這殺人營而通到波蘭科罰營去的沿路上。受到囚禁的兒童們拿着鏟子均勻地把灰燼分散在路上。有時候，他們在灰燼中發現合金的金幣，合金的牙齒。這些孩子被呼做『黑路上的孩子』。這條路給灰燼染得烏黑了，像一條服喪的黑紗。汽車的輪子特裏特別地在這條路上蟋蟀地響。當我坐着車子走過這條路的時候，老是聽見車輪底下發出輕輕的哀傷的蟋蟀聲，彷彿是怯弱的怨訴。

通過樹林和田野，從這殺人營達到波蘭營去的這一條灰燼的黑紗彷彿是悲慘地象徵着把那墮在希特勒德國的斧頭之下的各民族結合在一起的可怕的命運。

農民們搬運灰燼從一九四三年春搬到一九四四年夏。每天有二十輛貨車開出來做這件工作，每一輛貨車每天要搬運六次到八次，每次裝載七至八普特（譯者註：蘇聯的重量單位，合一六·三八公斤。）的灰燼。

德國人強制八百名做燒燬屍首工作的人唱的『特烈勃林卡』歌中，有幾句是叫囚人們馴順與服從的；爲了

做到這一點，答應給他們一種『可望而不可即的小小的幸福』。在特烈勃林卡的地獄生活中真會有幸福的一天，那才怪呢！但是德國人錯了，——不是馴順與服從把這一天贈給特烈勃林卡的死囚的。這一天是英勇大膽的人們的瘋狂所產生的。囚人們產生了暴動的計劃。現在他們已經沒有什麼再可喪失了。他們都成了死囚，他們每天的生活是受難和痛苦。他們都是目擊可怕罪行的證人，沒有一個人會得到德國人的饒恕，『煤氣室』在等待他們大家；工作了幾天之後，也會把他們送到那裏面去，而在另外一羣囚人中再選出新人來頂替他們。祇有幾十個人活了不止幾天和幾小時，而是幾星期和幾月，——那是熟練的工人，木匠，泥水匠，為德國人服務的麵包師，裁縫，理髮師。他們也建立了一個暴動委員會。當然，祇有死囚和祇有充滿着不共戴天之仇而急想報復的人才能籌劃出這樣瘋狂的暴動計劃。他們不消滅特烈勃林卡，誓不逃走。結果他們是把它消滅了。工人宿舍裏開始出現武器了：斧頭，刀，棍子。為了得到每一把斧頭和刀，他們化了多大的代價，冒了多大的危險！為了逃避搜查和將它們藏匿到宿舍裏去，需要用多少驚人的忍耐、狡計和手腕。為了澆灌和放火焚燒營裏的建築物，所以並且貯藏了汽油。這汽油是怎樣積蓄起來和怎麼像蒸發溶化似的消失的呢？為了做到這一點，是需要超人的努力、緊張的智力和意志、非常的蠻勁的。最後，還掘了一個通到德國人的軍火庫底下去的大穴道。

這裏也是蠻勁幫助了人，大膽的神明保佑着他們。從軍火庫裏運出了二十個手榴彈，一挺機關槍，幾枝馬槍，幾枝手槍。這一切東西都隱沒在那些陰謀暴動者們掘好的祕密窟裏。參加陰謀的人，五人一隊地分成了好幾隊。龐大而複雜的暴動計劃中，最微細的一切小地方都顧到。每一隊都有精確的任務。每一個機械地精確的任務都像發瘋似的驚人。第一批人担任襲擊那些有警察架着機關槍守望的塔。第二批應該突然進攻那些在營中各廣場之間的通路旁徘徊走動的哨兵。第三批進攻裝甲汽車。第四批割斷電話線。第五批攻擊營房。第六批在鐵絲網中打通道路。第七批在防坦克壕上架橋。第八批用汽油澆灌營中的建築物 and 放火燒燬之。第九批毀壞一切容易毀壞的東西。

甚至於這些計劃逃走的人們的金錢的調度也都預先佈置好。聚集金錢的華沙地方的醫生幾乎毀了全部事業。有一次，隊長發現他的袴袋中可以看見有一厚疊紙幣——這是醫生預備藏到祕密窟中去的某一批金錢。那隊長一面裝做沒有看見什麼，一面却立刻把這事報告顧爾特·法朗士知道。這當然是一件非常的大事。法朗士親自來審問醫生。他立刻猜疑到事情不妙，究竟死囚們爲什麼要錢呢？法朗士開始自信而從容地審問，地球上再也沒有像他這樣善於拷打的人了。所以他深信，地球上是沒人能支持得了他這位有名的顧爾特·法朗士所知道的拷打方法的。但是這位華沙的醫生的機智超過了他

。他服了毒。有一個參加暴動的人對我說，在特烈勃林卡，從來沒有這樣的努力想挽救一個人的性命。法朗士顯然感覺到，這垂斃的醫生帶走了一個重要的祕密。但是德國毒藥的效力很可靠，所以祕密仍舊是祕密。

七月底的時候，天氣熱得悶煞人。打開那些墓塚時，像許多大鍋似的發出蒸氣來。刺鼻難聞的惡臭和爐灶的熱氣把人們薰得要死，拖屍首的人都疲乏不堪，他們自己也像死人似的倒到爐床上去。幾千萬隻飽食過度的蒼蠅在地上爬，在空中嗡嗡地響。屍首燒到了最後十萬具了。

暴動指定在八月二日舉行。放一聲手槍作爲是暴動的信號。成功的旗幟祝福着神聖的事業。空中升起了新的火燄，不是沉重的、充滿着濃烟的燃燒死屍的烈燄，而是鮮豔熾熱的、狂烈的火災的火。營裏的許多建築物着火燒起來了，暴動者們覺得好像太陽也拉開自己的身體，在特烈勃林卡上空燃燒，舉行自由而光榮的祝典。

射擊聲響起來了，被暴動者們佔領的塔上的機關槍開始咯咯地吼叫。手榴彈的爆炸聲像真理的鐘聲似的響了。空氣給轟隆隆和辟辟拍拍的聲音震動着，建築物塌毀下去，噓溜溜的子彈聲掩過了屍首上的蒼蠅的嗡嗡聲。晴朗的空中恍動着染有血跡的斧頭。八月二日這一天，特烈勃林卡地獄的土地上流了S S 隊員們的惡血，火光炎炎的藍天奏着凱歌和慶祝着復仇的時辰。這裏重演了古代的歷史：自以爲是最優秀人種的代表生物

，高聲呼喊“*Atuhurg, Mutten ab!*”（譯者註：德語，『注意！脫帽！』之意。）的生物，以聽了使人戰慄的統治者的口吻呼喊：“*Alle r-r-r-raus!*”（譯者註：德語『大家出來！』之意。）、叫華沙人走出自己的家而上刑場去的生物，這些生物，當處死幾百萬名婦人孩子的時候，他們對於自己的威力多麼有把握，但是當事情一達到了真正的死鬥的時候，他們竟都哀求苦憐地成爲卑鄙可憐的懦夫了。他們驚慌失措了，他們像耗子似的竄來竄去，他們忘記了像惡魔般地籌劃好的特烈勃林卡的保衛計劃，忘記了預早組織好的能射死一切人的火力，忘記了自己的武器。但是這是否值得談論呢？而且是否會有人對此驚異呢？

過了兩個半月，一九四三年十月十四日，薩比布爾殺人工廠裏發生了暴動。這一次暴動是一個名叫薩塞珂的蘇軍俘虜組織的，他是羅斯托夫人，是一個政治指導員。那裏也重演了特烈勃林卡所發生的事，——餓得半死的人們竟應付了數百名染滿了無辜者的血跡的SS隊匪棍。暴動者們依靠那些在營裏的鐵工廠中打造的斧頭應付了警衛隊，有許多人的武器是細沙。薩塞珂吩咐預先把沙裝滿在衣袋裏，用它來撒瞎哨兵的眼睛……但是這應該驚異嗎？

當特烈勃林卡燒了起來，暴動者們默默無聲地告別了人民的屍灰，跑到鐵絲網外去之後，四面八方有許多SS隊和警察隊衝來追擊這些逃走的人。幾百頭警犬放



出來跟蹤追擊。德國人並且動員了空軍。戰鬥在樹林裏和沼澤上進行，所以在許多暴動者中，能活到我們這一個時候的人很少。

## 十六 憑弔遺跡

八月二日之後，特烈勃林卡不存在了。德國人燒完了剩下來的屍首，拆毀了石頭建築，卸去了鐵絲網，燒完了暴動者們沒有燒完的木頭營房。炸燬和運走了死亡大廈裏的設備，消滅了爐子，運走了蒸汽鑿掘機，無數巨溝都填了泥土，火車站的建築拆卸得一塊石頭也不剩，最後，路軌也拆去，枕木也運走了。營的領土內種植了羽扇豆，殖民斯特萊賓建築了一所自己的房屋。現在是連這一所房屋也沒有了，也被燒掉了。德國人爲什麼要做這一切呢？要掩沒特烈勃林卡地獄裏殺人數百萬的痕跡嗎？但是難道這是做得到的嗎？列車從全歐各地載着死囚開到刑場去的事情是有幾千幾萬證人所知道的，難道能強制這些證人緘口不言嗎？那種死沉沉的火光和烟在空中出現了八個月，幾十個村鎮的居民是日日夜夜看見的，這難道是掩飾得掉的嗎？延續了十三個月的可怕的婦孺的哭聲至今還在胡爾卡村農民的耳朵裏，難道這種哭聲是強制忘得了的嗎？有許多農民曾經從營裏把屍灰運到附近道路上去運了有一年之久，難道能強制這

些農民閉口不說嗎？有許多曾經從開創之日起一直至一九四三年八月二日結束的最後一天為止在特烈勃林卡屠場上工作的見證人，有許多能夠一致而正確地講述每一個SS隊員和警察的情形的見證人，有許多能夠一步一步和一時一刻地複述特烈勃林卡日常生活的見證人都還活着，難道能夠強制這些見證人閉口不說嗎？現在已經沒有人會對他們嚷叫，‘Mutzen ab!’（譯者註：德語『脫帽！』之意。）了，現在已經沒有人會把他們送到『煤氣室』裏去了。希姆萊現在已經無權控制自己的下手了。他的下手現在低着頭，戰戰兢兢的手指不住拉扯自己上衣的邊沿，嗓音模糊而適度地講述他們那些好像是瘋狂的囈語似的罪行的故事。那佩着史大林格勒獎章的綠緞帶的蘇聯軍官把這些兇手的口供記錄在一張一張的紙上。門口有一個哨兵緊抿着嘴唇站着，他的胸上也佩着史大林格勒獎章，他那給風吹黑的瘦臉很是嚴肅。這是人民公判的臉。在史大林格勒之戰中得勝的軍隊中有一個部隊抵達了華沙城下的特烈勃林卡，難道這不是驚人的象徵嗎？亨利·希姆萊一九四三年二月中感到轉側不安可不是沒有道理的，他飛到特烈勃林卡可不是白來的他下令建造爐灶焚燬遺跡，也不是沒有理由的。但是不，他是白忙了一陣！史大林格勒的勝利者到了特烈勃林卡，從伏爾加到維斯杜拉河的路程好像很短。現在特烈勃林卡的土地也不願意做惡人們所為的罪行的參加者了，它從自己身內挖出希特勒黨徒們企圖藏在

它身內的被害者的骨頭和一切的東西。

我們到特烈勃林卡營的時候是九月初，就是在暴動發生那天之後過了十個三月。這屠場工作了十三個月。德國人企圖掩沒該屠場工作的痕跡的活動進行了十三個月。

寂靜。沿鐵道矗立着的松樹的樹梢微微的搖動着。這些松樹，這些沙土，這殘剩於地面的老樹株，就是幾百萬人的眼睛從慢慢兒地馳近月台的車廂裏望出來所看到的。黑路之上的灰燼和搗碎的殘渣嗞嗞啾啾地輕聲作響。路上德國式般整齊地鋪着染成白色的石子。我們走進營去，走在特烈勃林卡的土地上。羽扇豆的莢殼輕輕一碰就破裂，輕輕地發出爆裂的聲音而自動破裂開來；幾千幾萬顆小豌豆撒得一地。小豌豆掉下的聲音，莢殼裂開的聲音溶進那連續不斷的哀傷而輕微的音樂中去。彷彿，從地下深底裏傳來隱隱約約的送葬的小鐘聲，又悲哀、又豪放、又安靜。土地在腳底下撼動，又鬆又肥，彷彿富足地灌滿了亞蔬油的特烈勃林卡的深不可測的土地，像深海似的波動着。這一個圍着鐵絲網的空地所吞食的人的生命比了地球上所有的海洋在有人類以來的全部時期中所吞食的還要多。

土地裏吐出搗碎的小骨頭，牙齒，物件，紙，它不願意隱藏祕密。

物件也從爆裂開的土地中，從它沒有痊癒的創口中露出來。這裏是一半腐爛的被害者們的襯衣、褲子、便

鞋、發綠的煙匣、手錶的輪盤、削筆刀、剃刀柄、燭台、飾着紅絨球的童鞋、綉着烏克蘭刺繡的毛巾、花邊的內衣、剪刀、抵針、奶罩、繃帶、後來從地縫裏透露到地面上來的是大量食器：鐵鍋、鋼精杯子、茶杯、長柄大鍋、長柄小鍋、小壺、罐頭、調味瓶架、兒童用的小杯子……後來深不可測的腫起的土地中，彷彿有一隻手把德國人掩埋的東西推到世界上來，地面上露出一半腐爛的蘇聯的護照、保加利亞文的記事簿、華沙和維也納的兒童的照相、書法拙劣的孩子寫的信、一本小詩集、抄在一小張黃紙上的祈禱文、德國的物品配給證……到處還有幾百個精工磨琢的裝香水用的小瓶，有綠色的，有粉紅色的、有藍色的……在這一切東西之上有一股難聞的腐臭之氣，無論是火、太陽、雨、雪、風都無法克服它。幾百隻樹林裏的小蒼蠅在一半腐爛的物件、文書和照相上爬行。

我們沿着深不可測的撼動着的特烈勃林卡的土地一直走過去，後來忽然站住了。前面有黃得像燃燒着的銅一樣的波浪形的濃頭髮，這是被踐踏到地底下去的少女的又細又軟的美髮，旁邊還有淡色的捲髮，過去些在淡色的沙土上還有許多沉重的黑辮子，再過去還有許許多多。這大概是一袋，祇有一袋，忘記運走的頭髮中的東西。這一切全是事實！但願這一切是夢的這種最後的怪誕的希望破滅了。羽扇豆的莢殼不住的響着，小豌豆撞

擊作聲，好像地底下真的傳出無數小鐘的送葬的鐘聲。而且好像心立刻將停止跳動了，它給非人類所忍受得了的那種哀傷、那種痛苦、那種悲哀所攫住了。

## 十七 人種論所產生的結果 是甚麼？

學者們，社會學者們，犯罪學者們，精神專家們，哲學家們，大家都思索：這是怎麼回事？這是怎麼回事——是有機的特性，遺傳性，受的薰陶，自然環境，外界的條件，歷史的宿命，領導者們底犯罪意志嗎？這是怎麼回事，是怎麼發生的呢？在上世紀德國的次等的賣野人頭的教授們和內地的愚鹵的理論家們所發表的談話中顯得頗為滑稽的人種胎胚理論，德國人對於俄羅斯人、波蘭人、猶太人、法蘭西人、英吉利人、希臘人、捷克人的蔑視，受到政論家們和幽默作家們溫厚的諷刺的德國人那種自以為高於地球上其他民族的廉價的傲慢的優越感，——這一切忽然在幾年之中由『孺子』的性質一變而成爲人類及其生命與自由的致命的威脅，這一切成爲空前未見和難以置信的苦難、流血與罪行的泉源。這就是所思索到的種種。

這一次的戰爭可怕到了極點。被德國人所流的無辜的血多不勝數。但是今天單是說說德國對於過去所發生

3632812  
的一切應該負責之類的話是不夠的。今天應該說說全世界所有的民族和每一個公民對於將來應該負責。

每一個人今天應該以自己精神和自己理智的全部力量對自己的良心，對自己的兒子，對自己的母親，對祖國和對全人類回答這問題：人種論所產生的結果是什麼？爲了永遠不讓納粹主義和希特勒主義在任何地方——不論在海洋的這一邊或海洋的那一邊——復活，應該怎麼辦？

民族論、人種論和任何一切排外理論的帝國主義的思想合理地使希特勒黨徒們建造了瑪依達尼克、薩比布爾、碧里席茨、奧斯維棲姆、特烈勃林卡。

我們應該記得，法西斯蒂非但將從這一次戰爭中受到戰敗的痛苦，而且將得到能够容容易易地大量殺人的愉快的回憶。

對於各民族和全人類的光榮，自由與生命覺得可貴的人應該較嚴的天天記得這一切。

內政部調查局

資料室 (68)  
檢



分類號..... 679.55

著者號..... 913

登記號..... 7602 C.1

法務部調查局



007602



50